皇明輔世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目錄

伯二　除封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仝校
錢塘徐象橒刊行

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

伯二 除封

湖廣左布政使封東莞伯何眞傳

黃佐

何眞字邦佐東莞之員岡人少英偉好書劒元至正中仕爲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勾時中原兵起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爲念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眞躬擐甲冑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

書縛主奴奴

十未幾成奴縛之以出眞釋之引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爲猫孰知其虎奴求賞眞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使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一輩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趣歸之行省上其功居一年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肆敓民不堪命衆慕眞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陞惠州判尋遷惠

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歲癸卯南海三山民邵宗愚
陷廣州守將何深死之大肆焚掠眞聞之率衆復廣
州號令明肅廣人大悅擢廣東分省叅知政事進江
西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弟迪以從
征功擢宣慰使祖發潔贈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父
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皆追
封廬江郡公祖妣鄒氏母葉氏皆廬江郡夫人未幾
合江西福建爲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
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愚挾廉訪副使廣
寧等叛圍廣眞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眞

出避賊陷丁未五月眞帥惠州部曲逕廣民響應復
克之宗愚退走誘右丞鐵里迷失以歸明氏制授眞
榮祿大夫自左丞遷右丞眞保有廣南或陳符瑞勸
爲尉佗計者卽逮而戮之以示無二心洪武元年二
月壬寅朔　高皇帝命廖永忠爲征南將軍率舟師
取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卽先遣人以書諭眞略曰元
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
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
謂極矣今　天子受　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旣巳
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

在遐荒未沾　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
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留意
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壬辰師至潮州眞遣都事劉
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己亥復籍所部郡縣戶口兵
馬錢糧遣奉表降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
高皇帝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羣雄並爭天下瓜
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濠梁創基金陵除羣去暴
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
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揔兵北伐中原指
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

醜李勣擁兵據險角立于羣雄之間非眞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正此輿歎爾眞連數郡之衆乃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爾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實惟知時堅乃初誠以懋乃績四月永忠至東莞眞率官屬出見永忠慰諭之仍以榜招降諸寨誅郤宗愚等餘孽悉平詔至眞乘傳入朝貢獻方物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兩將校各賜有差侍膳內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援例當進繳眞叩頭乞賜藏于家爲後世子孫榮　上可之授眞中奉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偸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眞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恐豈敢上逆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貽禍于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

江西地近廣東用　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眞蒞官有德有威施政發令風行霆斷人莫敢犯而一主于寛厚尤好儒術平居讀書終文無虛時三年召還遷山東行省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還京復任山東九年致仕朝朔望十三年眞請以其子貴參侍東宮即除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命眞及貴同往雲南規畫糧餉闢拓道路置立驛傳集糧草以候大軍征進及還陞山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是年復命眞及貴往廣東收集土

豪一萬六百二十三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鎮南衛
指揮僉事眞從子潤鄧敬三人皆拜官軍校數十人
授管軍百戶十七年復命眞往廣東收集未至軍校
十八年遷浙江布政使十九年朝京師調湖廣左布
政使二十年復賜致仕八月封東莞伯食祿一千五
百石賜以鐵券復賜鈔萬貫仍賜第京師以其第六
子宏爲尚寶司丞二十一年三月己卯眞薨年六十
七比葬又遣官蒞焉眞爲人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鍾
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
徵帶火色位不過封侯後果如其言既貴顯先墓嘗

有紫氣人或指爲符瑞輒斥絶之及事　高皇帝夙夜畏威惟謹　高皇帝推心委任弗疑故能以功名終嘗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其祖復與弟廸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又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爲義祠斥私田百餘頃爲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立塾以淑其子弟置庫以周䘏窮乏嫁娶喪葬一如范文正公故事在朝名公多樂從之遊如宋濂方孝孺輩皆其交契若乃論其保障南服識時知命又南越以來所未有也子八人知名榮貴宏榮字輝先眞長子讀書有文名洪武二十年夏四月襲

封東莞伯後以藍黨坐罪褫爵次貴字季先有學行
爲士夫所推重次宏字彥先官至尚寶司丞

忠誠伯茹瑺

封爵考

茹瑺衡山人洪武初年十六貢入太學擢承勅郎陞左通政歷通政使副都御史試兵部尚書二十六年加太子少保爲眞　上嘗稱瑺蔡瑄楊靖秦逵復其家事建文君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相能刑部尚書暴昭發瑺贓罪未入吏部出領河南布政司事未幾召還復尚書兵部曩武官襲替繇兵部五府不得預至是令瑺會掌中前後府事駙馬都尉謝達耿璿尹清署左府事孝陵指揮黃鉞右府都督僉事陳春并請旨選授靖難兵至江上遣瑺及李景隆

都督王佐見　成祖請割地講和瑺等見　成祖伏地頓首惶恐流汗浹背稱萬死不敢仰視　成祖勞瑺等又頓首不能發一言　成祖曰公等有言即言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建文君願割地講和　成祖笑曰公等說客耶始吾無罪削爲庶人輒云大義滅親吾今救死不暇何以地爲況皇考封建諸子各有分地但縛奸臣來吾解甲謝罪謁孝陵歸藩瑺等唯唯頓首退　成祖入京召問瑺瑺頓首勸進建文四年詔言景隆瑺佐及陳瑄忠孝　太祖扶持社稷默相事機其功甚重封瑺忠誠伯食祿一千石終其身

仍兵部尚書特見信用密預咨議愼厚不洩永樂七
年請告歸道出長沙不謁谷王谷王以爲言時方重
藩王禮都察院遂劾瑺違　祖訓谷王又嘗鬪金川
門有功　成祖重違王意不得已下瑺錦衣獄須繫
竟卒獄中于鑑奏府儀賓銓鏞及家口二十七人皆
沒官謫戍廣西河池　仁宗釋還　宣宗與所沒田
廬瑺狀貎魁奇雍容凝重謙和有容不妄言笑事必
依於寬厚事　太祖十餘年小心無過　太祖嘗稱
瑺賢人君子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鎮朔將軍永寧伯譚公廣

行狀　王偉

公諱廣字仲宏姓譚氏丹徒人也父諱添四當　太祖高皇帝起義濠梁居戎籍從大夫湯克金壇常州攻取江陰又克蘇明等州遂留禦明州收捕蘭秀山以終時公年十四補父籍繼被選入補驍騎衛後調府軍爲伍長帶刀宿衛誥授昭信校尉燕山中護衛百戶從征乃兒不花轉燕山左護衛又征驢駒河黑松林朵顏山等處已而從　太宗文皇帝奉天征討

上知公驍勇有謀命率百騎伺敵涿州公生擒得

中朝人陳榮等三十人輒械以聞　上益親信隨戰
敗務尚書兵又戰白溝眞定夾河功陞指揮使又戰
敗都督韓觀兵陞大寧都指揮再從征胡至九龍口
先鋒破賊陞都督鎭守宣府正統元年以泉州知府
蔡錫爲山東副使參理公軍機文書六年捕虜獲胡
馬中律封永寧流伯食祿一千二百石錫以誥券九
年　上憫公老不欲重勞以事命武定侯郭公往代
其任驛召公還未幾而告薨公爲人長身玉立膂力
絕人平生百有餘戰戰必勝然未嘗妄殺愛人下士
恒恐不及士卒勤勩不啻在已寒爲之衣饑爲之食

故公之去也人慕之其薨也人哭之咸盡哀公初所
統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度望見皆曰此譚家馬
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胡虜相戒亦曰愼毋
犯譚家馬迨今猶以爲號所得祿賜一不以私嘗出
爲學舍浮屠老子之宮之用嗚呼若公者雖古之名
將何以加玆公薨之明年子亨爲指揮使屢乞嗣伯
吏部言非世券不許

昌平伯進侯追封潁國公謚武襄楊公洪神道

碑銘　　陳循

余嘗讀史記至田氏齊威王言其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竊意古有未然者及觀昌平侯為將守北邊始信其事葢雖
國家威惠被于萬方而苟非可以德化者亦必得人為之藩屏而後有所賴以濟也若昌平侯楊公其可謂之得人者歟公諱洪字宗道楊氏其先太原人系出霍山王子宋太師中書令諱業與宋贈太師播州端通議業生莫州刺史延朗延朗生廣州刺史充廣

充廣生德州刺史貴遷充廣嘗因持節廣西嘗播州
之孫昭無子遂以貴遷嗣之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後
也貴遷生從義郎光震生武節大夫文廣文廣生子
長曰惟聰生武經郎選選十三子有諱輸者仕宋爲
六合令因家六合後遂爲六合人公曾大父諱順不
仕大父諱政　國初從常國公起義積勞至漢中衛
百戶父璟襲職三世並以公貴累贈特進榮祿大夫
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曾大母張母施俱累贈夫人公
兄弟三人公其長仲淋季忠公生十七年父戰死靈
璧公事施夫人甚孝敬撫二幼弟甚友永樂初公襲

父職當遠戍開平人皆爲公鄉之公歎曰大丈夫古功名寧在跬步之內遂談笑而往時成安侯郭亮守開平一見公語大悅置之幕下咨論軍事深見器重八年公率所部隨　駕北征至飲馬河夜率衆迎敵公首入賊陣獲其人口馬駝以獻　上喜曰將才也特命記其姓名十七年冬公遇虜寇戰於泥河斬馘甚衆并獲其馬二十三匹明年哨至箕河遇虜寇轉戰東涼亭生擒賊首一人獲其馬五匹賊敗走洪熙紀元之春從陽武侯薛祿征大松林公首擊敗虜衆獲其人馬陞正千戶又明年爲宣德二年復從陽武

侯征虜至紅山俘獲三人公與清平伯吳買驢前行戰於朶兒班你兒兀之地公先衝入賊陣斬獲首級牛羊等畜甚多生擒賊首鎮撫晃令帖木兒等人口二十有一五年冬虜寇潮河川時開平衛治已徙入獨石公從都督方政追敗之獲賊馬器械明年虜復寇大石門公列營與相嚮徉示不動別選輕騎繞出其後虜退無所遁遂解甲棄弓矢降衆欲殲之公曰殺降非武遂收其平章脫脫等人馬器械又明年

朝廷用邊將都督方政之計於西猫兒峪置馬營以邊賊衝命公爲守公躬率士卒披榛莽築城堡立烽

垓踰月而成既而號于衆曰吾與若等孤城守邊死生以之慎毋懷貳遂與士卒甘苦同受憂喜相關其或嫁娶有不能爲力者助之疾病有不能致療者資之由是人心安和不自覺其在窮荒也八年夏虜寇孤榆樹公追殺敗至於紅山斬獲其首級凡四十有一駝馬牛羊無算明年復追襲鈔邊斬獲虜首級人口而還事聞陛公指揮僉事十年秋以問邊計驛召公至京陞指揮使特 賜金織文綺襲衣寶刀盔甲弓矢楮幣遣還尋遣給事中等官齎 璽書符驗就鎮命充遊擊將軍統率萬全精兵二千廐馬四千二

自廵備北邊至開平簸箕河還遇虜寇于閔安瓦房陞公揮其下分翼進攻大破賊衆斬獲首級凡十有六并其器械駝馬牛羊生擒賊首脫脫白睃台還陞都指揮僉事正統元年八月被召至京受賞命副都督李謙總督懐來等處守備是月復受　命與都督方政計軍務于大同明年虜使啓行公受　命領所部軍馬與方都督合勢出哨黃河東勝虜使爲恐是年秋兀良哈寇李家莊公追敗于興州之三义口賊棄所掠并其馬甲器械無數公生擒其首朶欒帖木兒復召至京受賞而還是年冬聞虜寇延公伏兵回

回墓截其歸路別選輕騎從間道襲擊大破之斬
首級器械羊馬等審之擒其黨乞里麻等三年春兀
良哈寇邊公與戰伯顏山并寳昌州奪還所擄人口
并斬獲首級駝馬牛羊器械生擒賊首指揮也陵台
等四人阿台答剌花等五人遷都指揮同知遣官齎
賜金帛已而命公充右叅將鎮守宣府等處進都指
揮使復遣官齎賜金帛四年秋公受詔追殺叛虜阿
木狠等由白塔河倍道兼進至三义口及之斬獲其
下可列歹等首級并其器械馬畜進後軍都府都督
僉事七年秋受　制諭充左叅將專守獨石永寧等

處八年春哨苦乞兒河戰敗虜寇於北只嶺斬獲首級幷馬生擒賊首那多進都督同知九年春兀良哈寇遁西公受　命追襲敗于應昌之別兒克賊盡棄其所掠人馬器械遁走復追至朶顏穩都兒以克列蘇賊得險欲拒戰公躬督兵進攻斬獲首級倂者赤王部屬生擒其首打刺孩等蒙　賜璽書褒諭進左都督十三年秋受　命挂鎮朔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宣府等處膺重賞行八月至鎮將士皆喜得良主帥歡聲動地明年冬公領兵襲擊虜寇之盜寧夏馬者至輿河遇雪深數尺公曰此正破蔡時也遣兵四

出追之虜不及備盡俘斬之十四年秋虜衆大舉入
寇 車駕親征至沙嶺公入朝見 命公前行即又
命守陽和開山二口公進至栲栳山生擒賊虜則不
丁等三人幷獲被掠人馬以獻 駕還命公爲殿尋
命還守宣府賊以精兵來攻公出逆戰敗之賊不敢
近土木之潰賊爲僞書遺其下伯顏帖木兒麻兒等
誘公開門公遣人出縛送京師 今上令諭陞公爲
昌平伯未幾虜犯畿甸公受 召命入衛既馳至受
厚賞即日命充總兵官率軍馬六萬往追遁賊公至
金坡鎮栁羊山擊敗其衆斬首數百奪回人馬輜重

甚多既還賜賚有加令總三千營兵進昌平侯兼掌左軍都督府事連有金織文綺玉帶冠帽之賜景泰二年三月　賜誥券及勳階食祿千一百石子孫世襲其爵五月　上慮虜情反覆宜有大將在邊乃命公挂鎮朔大將軍印領禁衛兵千六百人往鎮宣府虜聞公至皆自引去其有以請盟約為名挈衆縱牧旁近山谷窺覺而後動者公知其為懷貳遣將士追敗之於玉石溝斬獲首級器械自是虜非朝貢至者絕迹不敢近邊蒙　賜勅奬諭甚切至自公再至宣府軍聲為之大振關北之人固皆以為虜不足為其

患關南之人亦莫不爲箕枕而安曰有楊公守宣府矣不特此也方虜寇入幾何之時軍民老稚無不洶洶一鬨　朝廷召楊公至帖然爲之不懼至有擁塞道路求識其面不得輒怏怏終日者其聲價之得於人也如此於乎士審如此可不謂之大丈夫乎公再至鎮兩月得疾　詔遣御醫臨視繼又　命亟還京治之北還道中貴人慰勞甚至公自知不可起即命其子俊繕奏表　進大意以爲　國恩未報臣職未盡願　朝廷以　宗社爲心或虜爲慮崇文修武以安懷之於萬萬年臣即死瞑目矣餘無所及表奏

上嘉納之翼日遂薨是年九月十三日也後四日卽
公之生辰其年爲洪武十四年迄今春秋七十有一
訃聞 上輟視朝一日命賜賻祭甚厚有司爲營喪
葬朝之公卿侯哀痛揮泣以薨之年冬十月六日葬
於都城西山之原配初娶潘氏贈夫人繼吳氏周氏
皆先卒繼魏氏封夫人子男二長曰俊周出前軍都
督府右都督次曰傑魏出將嗣公爵女四長適唐海
次適都指揮申義其二尚幼別室張氏李氏出也別
室有從公薨曰葛氏者 詔贈淑人孫男一珍女三
俱幼公之戍開平也施夫人及二弟淋忠尚留漢中

公皆乞令同居開平俾得盡其友愛或乞歸守先塋其後猶子四人曰能官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曰信都督僉事曰仁錦衣衛指揮僉事曰知開平衛指揮使皆公訓育之所啓也公在邊時軍士恒苦乏孳牲馬有質子女以償官者爲積歲患公爲選軍中馬牝牡之良縱牧於野使自爲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充内廐　朝廷剛之下其法於各邊公私便之又嘗陶致磚石包甃緣邊城堡以固守備公有時出在邊虜或潛山谷間窺見旗幟知爲公也輒相戒不可出甚至急引而匿去者公自守邊以至將

兵京師所陳爲國爲民兵戎禦衛之事甚多多見鑒納蓋公爲人孝友忠信果敢剛毅在邊四十餘年恆以國事爲心始有卒五百以至于領三千之衆自統一方士馬以至於總天下之兵不以所將者寡而屈于人下不以所帥者衆而旁若無人敵強不以自怯心熟計而後戰戰勝不以自驕必量敵而後安有功不專諸已有惠必分諸人故其馭下雖嚴而人樂爲之用至於修飭邊防經畫歲計訓練士馬振起荒頹與夫建立廟學以教兵戎子弟賑恤孤寡以酬士卒死亡尤爲德政之大方公之業也其于俊傑具其平

生請書刻石立於神道以垂無窮公於余有同封之
雅又以列侯偕侍 經筵余不能辭故爲書而銘之

昌平伯贈穎國公楊公洪傳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祖政漢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
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刼營累功陞都
指揮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戩疏洪短 上詰二內
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即械至京姑貸汝二人時洪
頗爲衆忌 上又每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守邊
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
門寳昌州擒虜阿台打剌花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

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虜畏之呼楊王十四年虜入取我土木　上皇道宣府北狩去洪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自効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擊虜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進侯洪爲將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也先之難奮不顧身一時諸將功爲最景泰二年還鎮宣府卒贈潁國公謚武襄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上言也

先往時酋長尚在東西諸番未附今旣執脫脫不花
卉其衆東自女直兀良哈野人西至蒙古赤斤哈密
皆受約束包藏禍心待時而動又聞其妻孥輜重在
哈剌莽來去宣府纔數百里健人壯馬屯沙窩去遼
尤近今大同宣府悞來遼東山海永平寧夏延綏甘
涼莊浪等處俻兵不下數十萬臣愚以爲險阻之處
量留守禦其餘壯勇各選老成謀略將官統率適西
悉赴代州遼東悉赴永平紀律操練更選京營騎兵
申令股肱大臣統率至大同宣府會今所在兵列營
堅守爲正兵其永平營赴偏頭關石代州營兵赴偏頭關

一帶按伏爲奇兵部署既定或拘絕虜使以激其怒或檄數叛逆以正其罪彼必來侵我正兵堅壁清野坐觀其變密遣奇兵日夜倍道擣其巢穴使彼前不敢進後不能顧必擒其妻孥獲其輜重彼或察知我謀急還相救我乘其奔潰奇兵夾擊立致摧敗此實戰攻取勝之機抑臣又聞三軍之害猶豫最甚昔在有宋澶淵之役若從寇準之議必無靖康之悔今若間以羣疑失今不治臣恐他日之患又有甚於今日者臣一家父子兄弟受恩實深馬革裹屍固其分也事下總督總兵及營中諸將校議言八人殊少保于

謀言賊虜也先違天背德彼之罪惡已盈我之讐恥宜雪楊俊此疏發憤殉國但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境賊與我牽制別分犬羊由間道乘虛四散摽掠是自撤守備計非萬全國家之害非止北虜東南寇盜未除河南流民又聚豈可輕內重外更不思患預防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如風雨聚散如蜂蟻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常態若欲糾兵涉遠出徼倖之謀撩奸凶之虜將卒不相知號令不相統臣愚未見其可疏

上從于公議先是遣俊及劉深充遊擊將軍出宣府

經略獨石諸城堡參贊參政葉盛言俊往守獨石所
謂敗軍之將乞遣深罷俊遂令俊護尾刺使人出塞
俊又挾私怨杖永寧守備都指揮姚貴且縛貴斬曰
我嘗殺陶都指揮　上不問諸裨校力解得釋比還
廷臣劾俊論死會傑卒每請釋俊葬傑得降督府僉
事遂得嗣父侯後坐法罪死宥革爵子珍嗣天順元
年石亨坐俊及驍勇都指揮范信等附于公斬西市
調珍戍廣西天順八年赦珍授龍虎指揮使

武靖伯石亨　定遠伯石彪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體貌亦雄偉髯亦過臍亨嘗與彪貰酒相工遇之酒肆大奇之曰今當平世奈何二人有封侯相亨家本軍官伯父巖無子亨嗣為寬河衛指揮僉事亨不學然識字英果壯毅善騎射有膽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始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正統十二年亨還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守萬全路彪亦陞至指揮使從亨參謀十四年八月王師敗績亨

與總兵官楊洪等並械繫錦衣衛獄十月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景帝出亨獄令立功贖罪亨統兵出安定門即與虜遇挺刃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十人彪又持斧率親兵從之諸軍歡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戰城西虜却而南亨令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蹂虜虜大潰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風店北虜將出紫荆倒馬關懼我躡後亨遣諜者紿虜亨且未至陣中將者假亨名耳虜信之來攻亨率彪與精銳數十騎奮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

百人虜始知亨在囂亂相蹂踐亨率衆乘之大捷虜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虜得遁去亨既敗虜威名益震虜自是不敢復踰塞深入輒請和虜見邊人呼石亨爺爺論功亨第一封武清伯尋進封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陞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諸子姪澗溟濬仁並陞千戶鎮撫澗戰歿彪爲參將虜畏之稱石王于少保請勅亨巡邊至大同召還爲團營總兵于少保忠義清直不避強禦　景帝倚任之亨恃功驕橫于少保又時時裁抑亨亨畏于少保不敢動然積恨之天順元年正月　景帝不豫亨與都督

張軏都御史徐有貞內官曹吉祥蔣冕等定謀奉
上皇復辟爲飛語謂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符
迎襄世子矣又曰　上令內官張永等捕亨數人掌
兵者矣庚辰遂爲吉祥矯稱得　皇太后懿旨曰天
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春秋鼎
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所屬頃以奸
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
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是月壬午四更亨與
軏吉祥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卅南內宮門請　上皇
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卽位侍衛都督范廣樂戰

死鬬下亨遂言于少保有反謀不欲立　皇上請殺于少保　上意未決亨有貞力言不殺謙今日事無名　上不得已殺謙及王文陳循商輅尚書江淵俞士悅等戍邊歸田矣　景泰皇帝為郕王亨以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歲祿三千石與世券有貞封武功伯入內閣彪封定遠伯為大同副總兵諸從弟子姪及諸義壻子孫皆以奪門功得官錦衣都指揮指揮者三十二人千戶鎮撫者二十一人其諸濫名奪門冒官者四千餘人亨矜功恃寵日與吉祥出入禁廷在　上左右弄權進退文武大臣盡革邊鎮撫奪

民間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彪亦益驕橫凌鎮守文武大臣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疑有貞李賢等嗾言官見　上泣訴強　上下賢有貞并都御史耿九疇瑄等于獄會天大變異得釋賢罷有貞九疇竟逐去諸御史謫戍調除有差及賢再入閣亨亦有力賢竟不悅亨亨益干朝政乞請無忌　上亦厭亨左右怒亨者伺隙數言亨短　上漸疑亨一日　上登翔鳳樓見亨新第極偉麗顧問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謝不知瑾曰此必王府　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　上不應顧

内臣裴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横班叱中傷人莫敢告
亨者　上又諭賢曰總兵官豈可無故輒入内庭令
左順門閽者非宣召不得輒入總兵又以軍官貪暴
復設巡撫亨懷憤必欲　上復革巡撫　上不許會
兵部尚書陳汝言奸贓得罪　上歎息曰好箇于謙
亨益不自安又知衆不容已薦處士吳與弼　上又
諭賢左右干預奈何賢請　上獨斷　上嘗與賢論
及奪門功賢曰迎駕可奪門不可又曰郕王不諱天
命人心成歸陛下何必奪門且内府豈可奪奪字尤
非順不可示後世賴天靈佑助事幸成脫郕王左右

先知亨輩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　上愕然賢又
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謀者臣不從
臣愚謂郕王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陛下復位安用
如此勞擾推功陞賞誰復敢招權納賂者　上曰善
由是益薄亨亨生子男未彌月　上見亨喜令亨負
兒見朕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著撫之
朕行與卿結姻　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
不愉輒對不敢臣兒無福　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
金鎖繫兒項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　上益疑
亨彪在大同肆貪暴誣劾都御史年富逮至京　上

疑問賢賢乞遣官即訊果不實彪又數侮其總兵總
兵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
上固疑彪欲召彪還大同人又乞彪爲總兵　上遂
大怒　又曰彪結死黨必要留據大同爲亨外援
上亦疑出亨意尋進彪侯召還京侍衛亨覺　上疑
令人促彪疾馳入京彪既至令北虜入貢見彪於朝
羅拜稱石王　上聞益疑不可解天順四年二月、
上密詔御史按劾郎日納彪黨市籍其家亨逮繫錦
衣獄死亨既死法司請戮亨尸　上念亨功欲從之
問賢賢請盡法斬首　上不肯竟戮亨都御史寇深

等素惡亨諭彪大逆收亨家籍其財產亨從孫進士俊亦被收死獨亨從姪錦衣衛都指揮使溟得戍彬州少子滑鎖定侯者幼未收溟在彬累功陞指揮滑至正德末尚游食京師亨縣人孫弘初以舉人歷肥鄉洛陽令歷陞太僕寺丞少卿以迎駕功陞工部右侍郎亨再薦弘爲尚書　上陞吏部左侍郎曰再陞當爲尚書亨曰即尚書何不可何再陞耐煩邪亨既敗弘亦罷爲大理通判亨粗豪爽直軒豁無機巧嘗薦馬昂爲兵部尚書又力薦賢有貞入內閣已逐有貞畱賢賢大恨亨亨權日重輒賢賢日見　上親信

亨威名震主不知謙損竟極於難
封龍驤

定襄伯贈定襄侯諡忠武郭公登傳

袁褧

郭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也正統七年征麓川靖遠伯王驥薦登爲副分兵鎮臨安檄召諸夷長宣布朝廷威德諸夷長帖服爭獻珍貝不受十四年七月也先入寇天子親征至蔚全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相繼覆没乃拜登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尋從班師登語學士曹鼐張益曰駕遠宜從紫荆關鼐等入奏已得請從紫荆矣俄折而東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晝閉

軍士多戰死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死問傷親為裹瘡傳以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空自苦乎登曰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八月也先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即歸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納賂而也先實無歸駕意也登曰此紿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切其營奪駕入城此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

上賞壯士皆踴躍願效死力將遣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遂驚疑擁上皇去登大慟曰爲材果敢吾輩時賊勢張甚而劉安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其略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踏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欲起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切已收忠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登復上疏曰虜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行至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漸生

再侵京闕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又曰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下之望十二月虜將復犯京師登奏言京軍新選不可輕戰宜分營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出萬全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以忠義激勵其軍定爲賞格期必殺賊諜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諜報二十里外沙窩有賊營十二登召將士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已去城百里且疲困一退彼賊以鐵

以少勝衆

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進薄賊營昧旦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殺二人手刃一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人口牛馬弓械以爲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八百騎破虜數千初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十四匹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巳意設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遊行如復實地賊入園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

上疏 論贓 吏 謫戍 甘肅

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欲大興屯田而苦乏牛種乃上疏乞官爲措置嘗憤贓吏病民疏論之其畧云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者旣無廉恥之心蒞政者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禍登廉潔尚謀與賊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善撫士卒有古良將風英廟復辟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尋謫戍甘肅憲廟嗣統復爵鎭守甘肅以薦召還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多所建明登工詩有聯珠集謫甘州時有詩送岳正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

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大學士李東陽評其詩爲國朝武臣之冠卒贈定襄侯袁褧曰郭定襄以敗卒守孤城氣吞強虜竟立封侯之業覩其閉門不出與城存亡募兵入援敵在所慨有國士之風矣其所論建雖文士不如也豈獨武臣哉

武功伯徐公有貞傳

王世貞

徐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後改今名蘇之吳縣人生而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十二三即能爲古文辭以其業贄都御史吳訥太子賓客胡儼皆賞異之宣德中舉進士高第是歲以三月選進士尹昌等爲庶吉士僅六人至十月而復選庶吉士得十三人有貞居首命學士王直教之　上甚屬意焉居二載特爲御文華殿試之有貞仍居首即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實錄玉牒進侍講有貞於書無所不讀而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占驗尤精

究不倦人或謂有貞此豈公職耶有貞笑曰待職而後習則已晚矣是時天下承平久執秉者新方從事西南夷而不虞北有貞憂之　上封事千餘言皆關係國家大計而於備北方事尤切下所司議行久之也先犯宣府大同諸陵中貴人振挾　上北伐且啓行而有貞指天象謂所親曰茲行也必敗　上不歸矣已而敗問至　大駕果蒙塵中外籍籍謂有貞知兵郕王時監國召有貞入使大璫興安等詰有貞爲言紫微垣俱已動急乘虜之未深而還故都爲便興安等不以爲然而尚書于謙廷請斬倡南遷者刑

手談　力斗　衛

部侍郎江淵亦自稱知兵次入對以固守之說進得
直文淵閣而有貞屈矣然猶以才舉行監察御史俾
塡河南以備緩急援有貞請於執政者必便宜行事
易　璽書而後發時所治彰德而郡民縣聞變爭亡
匿山谷間有貞擇倅丞之偶家見信者使拊之皆歸
業有貞乃建牙募兵人衛且萬人然多太行盜有
貞厚其餼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然使自相團結
而不藉其貫址以故其人雖難制皆踴躍願爲官用
會虜敗退有貞能鎭徽遣京師充經筵講官進右春
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有貞既負材諝急欲大顯用已

邑不自得乃以玉帶獻內閣陳循而進曰者之術曰
先生帶且玉矣居無何循加少保心喜有貞數爲言
之　上不荅國子祭酒闕循以爲言　上曰是徐珵
耶南遷之謬也而可長成均也有貞久不遷不能無
望術循見之第云君無仍舊名而已有貞悟始改今
名無何河南山東之沙灣凡七歲隨築隨決饟道沮
而役卒疲甚乃議進有貞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治
之河以決故涸而有貞至方冬月而水暴漲公私之
艘畢達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
輕舫究河源遂踰濟汶至衛沚衛大河道濮范還鳩

工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至乃為渠以疏之中製閘以
節宣之渠起金堤張秋之首凡百餘里而至於大澤
之潭踰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沚用平
水勢水勢平凡河流之傍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
九長各两丈楗以水門綠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
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
厚如門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平潴瀦渠至
數百里復建閘于東昌之龍灣魏灣者八積水過丈
則開而洩之皆道古河以入於海蓋三年而告成有
貞嘗欲築一决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僧居

山中有道術有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有貞沈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溶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夫有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功成而 景帝召對而褒勉之進左副都御史駸駸用矣不能預自制而比於石亨從迎 太上皇於南宮始亨與許彬善以謀語之彬曰善應天順人功莫大焉雖然彬老矣無能為也必徐元玉而後可亨乃謀之有貞乃夜指天象曰豈其復爽耶遂與謀決南宮鋼而 太

上皇復辟捕于謙等下之獄有貞之術治河命刑部
臣商輅有力焉至是衍陳循等皆弗能救而從之下
石郎門進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于謙
等之禍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
亨門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為言之 上上曰
為我語有貞但僇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
上乃下詔封有貞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
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歲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
襲錦衣衛指揮使遂進兼華蓋殿大學士領文淵閣
事賜獅蟬冠玉帶公服仍月之閏恩賜赫奕與石亨

張軏等埒時　上既以虛己委有貞而石亨與中貴
人吉祥數干預大政有貞積不能平而私閒　上於
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稍裁衡之且為　上微言
其貪橫狀　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糺亨吉祥
侵占民田不法　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
與瑄合乃奬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於是御史張鵬
等遂具草悉糺亨它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
王鉉密以告亨亨馳訴於　上謂鵬乃已僇兒監永
猶子結諸御史為永報讐　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
御史面詰之諸御史具亨事俱有驗　上怒曰亨卿

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詞連右都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皆下獄亨復訴於　上謂有貞賢實使之於是併下獄獄具有貞謫廣東右參政李賢謫福建右參政諸御史獨楊瑄張鵬戍而九疇綺等從輕比謫矣尋以李賢素謹重不預請留之有貞既行而有以飛章謗國是者其語復多侵亨吉祥於是復訴之　上謂有貞實又使之逮歸置獄考窮極鍛鍊無所得而摘其詩詞織成神功語謂為所自草坐大逆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首發雲南金齒安置有貞謫金齒之四年而復指天象語

人曰曹石禍作矣是傺於我我且歸而石亨瘐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而又二年吉祥之族滅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 上思我必且召而 上竟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甚於有貞其冤有貞又不如冤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得志而死

附

武功徐公自金齒赦歸復冀 召用夜觀乾象以將星在吳地惟已可當之每早起使鐵鞭數十回以當運甓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鞭太息曰孺子能將

乎吾已矣居常鞅鞅醉酒則遶座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杜某者公門下士也一晚觴之酒中忽問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范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而目不轉睛者眞宰相也

祝參政顥自山西致仕歸吳行且憂盜刦有力士李金鎗者武絕倫名壓一境因挾以自衛既到吳武功造祝所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首肯曰信佳然步鎗法耳能爲騎鎗乎李如命公哂之曰汝疎矣今號請教不答明日往見公呼家人以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曰非所習也

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汗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吾豈與若校技者耶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復請表墓者公謂之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秀才其文可傳世者盍往求焉其推重如此一日與武功閒坐人傳奚元啓中狀元公云彼安能到此吳原博乃來科狀元也至辛卯冬文定北上武功為具餞之備述奪門始末且悲嘆曰石亨輩致死于王乃嫁罪老夫耶令世有良史徐元玉豈終受誣乎寔深

有望于文定明年文定果及第入史館然竟無由爲
公伸辨也余聞故老云　英廟持于王獄辭未下石
亨偕張軏面奏曰陛下不殺謙等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遂決忌嫉之徒乃謂出自公口寃哉初猶有知
其誣者及少保子寃求程篁墩序旌功錄以實謗言
天下信之矣

興濟伯楊善

王世貞

楊善字思敬其先自太原徙而北平後北平進稱順天而善爲順天大興人少補北平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洮敏能爲人筴事將年甫十七而　文皇帝起義兵則已知善名署典儀所引禮舍人從事睥睨間　文皇帝即位之明年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遷侍　昭皇帝於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爲卿善偉風儀工舉止音吐如洪鍾每朝謁引進奏時　上目屬之而又重文翰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旣家郁城以積著起貲治居第

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善家
若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卿間聲
而中貴人亦多好之者卿之十二年滿考遷禮部左
侍郎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
十五矣足胝不爲倦虜犯京師以善曉暢軍事改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虜角
數有功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
寺事而是時　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
出即相率於朝房投謁稱賀善獨流涕曰此何時也
太上皇帝何所而我曹稱賀耶衆愧爲之止而朝

所遣使漠北若王榮李實皆以庶僚假卿佐以往皆不得要領而李實得一見　太上頗倨而其辭憝然虜始挾　太上請我賂不甚饜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爲虜酋也先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善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善一錢而善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紵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釦之類以往既至而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而詰善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　太上幸故里一不爲戰備故輕以卒予敵而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

十萬而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致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善入謁乃大賂之也先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　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亦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我是以

政汝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太師所使進馬有劣弱而貂皮敝壞太師意耶也先又曰者善因復進曰太師之攻我兩矣所磔殺劉剝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終庶彼此俱適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善歸而　太上皇帝行重

抄　抄

實來賜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　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　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善見　太上皇善再拜進醪糒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　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善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嗤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　太上皇與善歸而　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掌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其

從行子弟有得官者易東宮加太子太保時　太上
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善復泫然曰
太上皇不受賀何我輩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善始
事中貴人振後更事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
景帝病篤伺知亨吉祥有迎　太上皇謀遂與之合
而發南宮鑰　太上皇即位論迎功封奉天翊衛推
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
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予誥券世世承襲改領
左軍都督府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有四子一爲
勳衛一爲指揮僉事一爲千戶一爲鎮撫而從子及

養子官錦衣者復四人旬日之間恩賜赫奕所陳請無不允幾與石亨張軏埒又嘗陰薦李賢入內閣而定襄伯郭登故有幾微於　上亟疏善使虜功請位之三公獲以身免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　上漸疏絀而明年善亦卒矣年七十五贈興濟侯諡忠敏子宗自勳衛襲四歲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善雖負才辯以巧取功名而險伎多岸谷其為序班坐事下獄庶吉士章朴亦坐事下獄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方窮治孝孺黨善從借觀而密奏之　上遂誅朴而復善官最後于

誅王文之僇陳循等之竄皆有力焉善死或云見議文爲槩而李實者時以右都御史撫湖廣　中旨奪職爲民

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謚忠僖張公輗墓誌銘

李賢

今世勳臣之盛無如張氏一門盖永樂初靖難之臣雖衆而功之著者河間定興兩王也天順初翊戴之臣雖多而功之著者文安太平兩公也嗚呼張氏父子兄弟四人咸建非常之功此所以享福祿榮名于當世與國成休也與文安之終其子斌前期來請葬銘按狀公諱輗字文端河南開封祥符人父諱玉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追封河間王謚忠武母王氏元判樞密院事執

中之女追封河間王夫人生三子長諱輔奉天靖難推誠宣力輔理佐運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英國公追封定興王謚忠烈仲卽公天順初自太子太保兼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謚忠僖季諱軏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平侯追封裕國公謚勇襄公自幼聰穎動止不凡六七歲時卽能習禮儀讀書史悉通其大義稍長益力于學不尚紈綺之習河間王早已死國公不及逮事事母夫人尤篤愉色婉容可方古之達

者敬禮其兄若嚴師焉於弟尤盡友愛之道親賢取友樂善不倦由是上下皆得其歡心母夫人特鍾愛之永樂中以勳臣子入見 文廟奇之特授金吾前衛指揮使歷 長陵神策兩衛公益淑愼自將大復時譽正統初 今上念公父兄之功且姻聯戚里進錦衣衛都指揮僉事日侍 經筵十四年以勞勩陞僉後軍都督府事領禁兵宿衛益以公勳戚故託以心膂之寄也尋加太子太保又進掌中軍都督府右都督公益毖懋小心夙夜在公務竭忠藎所部將士咸畏愛公而不敢犯天順改元 上復位公首以翊

戴之功封伯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世襲 賜以誥券仍典宿衛兼都督府事三年以老疾乞謝事 上念公宿德特許優閒調攝且命醫專視賚予有加時致存問五年冬 上思公欲一見特遣中貴人齎賚鈔三千緡及白粲羊酒等物往賜公且道意遂力疾強起入見 上甚歡顧問良久命公仍典宿衛寵眷彌隆六年春忽疽發于背自謂不可復起乃 上疏言臣本庸謬遭遇 聖明安享高爵方圖報稱奈何大數止此惟 皇上以宗社生民爲念任賢治理用臻康泰臣瞑目於泉下矣他無所請 上惻然以手詔

諭公曰覽卿所言忠愛可嘉今卿疾勢雖篤尚加調
護以副朕意即日遣中貴人齎白金百兩往賜之
命至而公薨矣實二月三十日也距生洪武庚午十二
月一日壽七十有三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追
封賜謚及賻儀悉從厚典遣禮官諭祭工部治葬事
公之死生可無憾矣公風姿淸偉辭氣雍容接人謙
恭絕類儒者暇則閉戶觀書爲盆池聚石雜植花卉
以自適賢士大夫至則倒屣出迎講說道義亹亹忘
倦性不嗜酒而待客務盡款洽尤好吟詠於凡古詩
無不熟覽亦敬禮方外之士內典丹書悉得其肯綮

敎子務循禮法而治家尚儉所居賜第未嘗增新見孤貧者必傾財以賙之俾得所而後已聞人之善稱道不釋口有不善則避之以故人人企仰而被其容接者自以爲幸噫勳舊戚里門第之高爵位之隆求其清聲雅望如公者豈多見哉

昭武伯曹欽

曹欽者太監吉祥從子也吉祥不知其始所以進及奪門功與國政欽以故封昭武伯暨兄弟子姪皆冒武官吉祥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稍附內閣有貞賢寵絡行已意至薦文武臣僚輒受金錢引用非人內閣或相左不能盡如吉祥意遂積不平會御史楊瑄劾吉祥亨罪狀　上善瑄等言吉祥在旁初甚懸懼已見　上寬不問即請罪瑄等　上未許亨謂吉祥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吉祥初亦惡亨不相下毎訐其短至是遂相結合詐

上內閣專權與言官應和　上不得已下有貞等獄
又逐岳正積威市恩漸有異志吉祥嘗率番將往雲
南福建殺賊冒功因收爲牙爪奪門時竄姓名陞大
官爲將校亨敗盡革諸冒功者吉祥又曲庇諸番將
上積聞吉祥凶橫稍裁抑疎吉祥益憤逆謀益決會
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
鐸從兄都督鏞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入
內爲亂推其黨黠爲謀主吉祥誘禁兵爲內援故所
結番將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各以番兵從是夜
漏二鼓恭順伯吳瑾及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

告變　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中官急縛吉祥四鼓
賊兵合番漢五百騎直抵禁城殺錦衣指揮逯杲擊
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翱東朝即欽帥數騎西
殺左都御史寇深斮傷廣寧侯劉安欽縱火焚東西
皇城門適大雨火滅比明詔會昌侯孫繼宗統諸兵
討賊鐸先登力戰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欽退
屯東安門鐸以衆挨戰自辰至午敗鐸斬之欽中流
矢創甚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西欽以百餘騎往來
馳突我師環結不動自相枕藉鐸斬先潰者徇師督
戰益急追斬欽欽懼令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

克諸軍進薄大破其衆鐸爲亂兵所殺欽匿其家皆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遁遣兵追之皆獲其晚上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伯顏也先等御史獄伏誅仍棄鐸市磔欽屍籍其家賞將士餘黨並發戍流嶺南明日下詔暴欽罪

武強伯楊公能傳

陳鎬

楊能字文敬系出太原之霍山王至宋有官六合者因家焉少隨伯父穎國武襄公洪處兵間諳習孫吳法正統甲子春從穎國戰伐有功陞開平衛所鎮撫時姪開平指揮使宗幼疾不任事穎國奏易其官從之戊辰冬戰賊滹河三岔口敗之己巳春擢都指揮僉事冬從穎國還朝賜賚有加時虜入近地詔令追勦遇賊紫金倒馬二關連敗之擒獲野剌廝等景泰初元擢都指揮同知尋拜遊擊將軍領兵還宣府夏戰賊八里溝及荆子村敗之秋還朝擢都指揮使冬仍

充遊擊將軍統神機京兵尋擢後軍都督僉事充左參將鎮宣府夏進都督同知尋充左副總兵甲戌春召還總神機京兵天順改元以迎復功擢左都督總兵宣府夏大同有警奮然請自行戰賊磨兒山及石灰站敗之擒獲撞背兒等秋進爵武强伯食祿一千石乃上疏欲乘虜弊衆兵殄之不許賜勅奬其忠勇戊寅春賜以誥券加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柱國秋朶顏胡欽塞吉虜且入寇能給以礮火諭使夜斫其營果大敗之俘獻所獲于朝夏虜寇大同復請進討虜聞能至悉驚遁秋戰賊新河

口敗之擒獲努沙等尋往獨石戰賊韮菜衛追至保昌州賊勢窮蹙悉棄輜重遁詔發兵策應天同賊聞其至夜遁去庚申閏十一月朔卒于軍能沈毅善謀臨戰決勝北虜讋憚以楊爺呼之至于軍法嚴明律身廉潔體恤士卒得其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初顒國佩鎮朔大將軍印鎮宣府能繼其職弟信佩征西將軍印鎮大同東西犄角保障邊陲武勇功名為

本朝邊將之冠云

昌寧伯贈昌寧侯謚壯敏趙公勝墓誌

尹直

公諱勝字克功姓趙氏系出漢充國之裔世居河朔至伯父赤考再興國初始從家永平之遷安遂占籍焉太太宗文皇帝靖難師興赤以謀略從征有功授永平衛百戶沒于戰陣無嗣再興襲陞千戶永樂庚寅北征大破虜酋本牙失里殺敗阿魯台餘衆陞指揮僉事洪熙改元復以征虜功陞指揮使尋卒公襲秩甫髫齔賴母王夫人矢節育教底于成立恒念父遺言我生爲壯士而志弗就爾長須努力報國宣宗

毋負奇男子也由是勉志勵行事母極孝敬始終無
違禮正統己巳虜寇犯京畿公率兵出西直門扼其
衝突躬履戰陣斬馘無算虜遂奔遁景泰庚子擢僉
都閫名以發聞英廟復辟錄公舊勞加僉前軍都督
府事佩刀侍衛天順戊寅選管三千營操辛巳秋曹
哱叛逆公擒獲居多遷都督同知時虜寇深入陝西
固原公參將率師剿敗之今上嗣統命兼鼓勇營典
操推恩給進榮祿大夫褒榮三代成化乙酉重建承
天門公董軍應役既訖工適山西邊徼有警命公佩
平胡將軍印統軍往援次鴈關報虜已遁乃還明年

秋公往延綏虜酋聞風渡河趨大同納款入貢師旋即命與操耀武營戊子夏建州毛憐海西諸夷弗靖廷議請以公總鎮之乃佩征虜前將軍印杖節以征至則申嚴號令簡閱軍士調度有方屢奏克獲賜勑獎諭辛卯春召回總典五軍營壬辰春調三千營是夏至甲午秋兩奉制勅佩印總師北征虜輒遠却丙申總督軍士濬築京城垣塹兼葺西直門城樓陞後軍都督府左都督戊戌加太子太保癸卯秋勑封昌寧伯歲食祿千鍾丙午冬加太保兼太子太傅丁未春皇貴妃萬氏薨奉勑董工造墳于天壽山之西南

朝夕督視爾冐寒暑遘疾輿歸遂不治是歲七月朔

也

威寧伯王公越傳

王世貞

王越字世昌大名之濬人少補諸生長軀七尺餘風骨奇邁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溢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略睥睨顧眄有天下志二十六舉進士方對策　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怪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越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　景帝閱而得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錄進士選人得監察御史　英宗復辟日視朝覲越進止與奏對數目屬之時冠深

長都察院東濕條吏亡可當者而越於臺事精所建
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留總諸道章奏久之擢
山東按察使名聲愈藉藉尋大同有虜警當置巡撫
以某薦　上嫌其貌寢罷不用而喟然曰安得如韓
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越召見便
殿越故偉服而短其袂　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
史耶可使升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虜稍
徙去越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為經久計
尋以病告召還京病良已明年協理院事久之以總
督視師延綏輕騎襲破虜於崖窯川俘四十餘人鹵

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越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虜搏始有戰矣然尚不敢與虜軍鋒角惟以間諜探虜眾寡所聚而刼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越再設伏徼虜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備是 詔武靖侯趙輔爲平虜將軍統大軍與越相繼逐虜輔行則已病而越復諜知虜滿都魯孛羅忽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而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

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獲其女稚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欲歸而遇諸鎮兵邀而敗之斬首虜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旣以失利歸則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又一歲而兵部尚書缺越意必

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已出爲故尚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尚書以餌之乃已明年復加太子太保時 上所寵信中貴人汪直方領西廠得詗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越乃乘間與之納好甚密而直方欲誅建州夷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斷之重且始謀也以故直用保定侯朱永總兵東討而自監其軍俾陳鉞參焉而不及越尋破建州夷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越益慚之乃謀

於直以虜首西犯邊　詔保國公永爲平虜將軍率
師西討越爲總督直仍監其軍越念直之誅建州永
與征行而不先露使陳鉞掠其功恨之乃爲直謀令
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
於榆林旣至大同諜虜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鎭之勁
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虜狼狽出戰遂破之斬
首虜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
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搥鬪詔班師越遂進封奉天翊
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
歲祿千二百石予誥券子孫世世承襲越旣封不嘗

復領都察院而御史許進等上章稱越功德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而越亦不肯就西班欲仍列大學士萬安吏部尚書尹旻下許之自是益精心事汪直而陳鉞得與兵部尚書　上嘗曲宴而内伶為戲者以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前問為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　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三日召還毋論有司供億百費而戰馬亡七千匹死者已五千亡功自如於是亦懼而與越比事汪直矣尋復命越等出師至大同適虜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越縱兵

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　詔進越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是役也斬級少於法僅下賞而封拜橫濫則　上以直在事欲責重之故而越改掌前軍都督府總督五軍十二營兵馬益越以文臣爵不得侯改右班或可得侯不復有舊紳念而薦安劉吉等稍側目越矣汪直亦爲其儕所忌惡遂復命越爲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虜虜已退越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虜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越等使游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參將支玉敗之於火燒梁延綏總兵許

亭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虜二百十七人功最多虜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拔閣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越征西將軍塡大同不獲稱大帥而猶與直共一鎭大學士萬安等乃請移越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塡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旣行則姦事大露　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糾直八罪因併糾越詔削越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時等官越之敗由汪直然直尚得爲奉御一時朝士大夫雖快越之去而有謂其罰太重弗平者越最名能知

人其在臺所擢拔御史居庸呂鍾等皆爲大官以至同列而故吏將佐多鼎貴者皆稱越才弘治初被選鄉導上書自列冤狀會有爲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越居恆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能恤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能尊顯倜豪傑不知所從入皆願爲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神鬼故不復持名檢軍行過陝西秦王宴之奏伎越語王下官之爲王吠犬久寧有以相酬否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妓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調虜還即召入與談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千金

巵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卽併金巵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積功至指揮而其夜襲虜帳也將至而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虜不覺歸而卒遇虜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越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爲千戶越之在安陸與凝濟田池射獵帳飲聲樂如故而其於功名志不小衰合家近京得通於中貴人李廣爲上言之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爲臺諫所論阻時西虜犯邊急兵部言宜得一重臣控制之靡

於進止便凡再薦弗稱旨時屠滽爲吏部德越而中貴人廣與之以越名上遂許之陞見　上慰喻有加進太子太保仍兼左都御史總制甘肅寧夏延綏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越至即擣賀蘭山之別部行剿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越上雖雅重之不爲報而越坐憂悴病劇遂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祭葬如禮越之再起欲還伯爵竟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興寧伯李公震傳

李震者南陽人左府都督僉事謙之子也正統五年初襲指揮使九年征兀良哈以功擢都指揮僉事已從王驥征雲南麓川事平陞都指揮同知景泰間以參將平沅州麻陽天柱江東靖州邛水橫坡平州諸處逆寇斬俘記隆陳添仔及僞稱苗王韋同烈等一萬四千餘人累遷都督僉事天順四年充總兵鎮守武岡州是年擒僞稱太宗妖賊李天保五年復平西延連山道州諸寇斬馘八千六百有奇成化元年擢右都督同都御史項忠撫捕荊襄流民事竟乃上疏

曰荊襄地連河南山陝延蔓數千里山深地廣易爲屯聚自洪武初命申國公鄧愈誅夷之後禁革山場無人敢入永樂以來流移之衆歲集月聚巢穴其中無慮百萬今臣奉勅撫捕其有貫址姓氏者謹依

詔旨省諭出山復業陸續共得九十三萬八千餘人其餘泥處賊巢無籍檢察四散奔走者又莫知其數其內小王洪有衆五百屯於鈞州龍潭溝李鬍子有衆六百屯于竹山官渡已令官軍分道首擒二賊餘多散亡及諸前後共斬首千餘級幷入山俘獲脅附之黨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充戍湖廣各衛計可得軍

五千并其族屬附籍收管給田屯種庶恩威並濟反側可安矣奏入　上悅加震左都督十二年以平清水江逆寇功封興寧伯食祿一千石明年汪直用事信任錦衣衛千戶吳綬其兄參將經與震有隙乃奏震嘗私遺項忠造室侵地下錦衣獄拷掠備至震遂誣服革爵徙居南京二十年召還復其爵仍命閒住震鬱鬱不樂竟以病終

論曰　明興自開國靖難而後獲封邑者歷歷可數也撫寧謙及子永乘時策勳世茅茀土何其盛也謂之遭際非邪若震結髮從征身經大小數百戰斬捕

黠虜前後二萬五千餘級其功不在謙承之下以悟

擢閣羅織細事竟以憂死豈非命哉悲夫

咸寧伯進封侯謚武襄仇鉞墓誌

楊廷和

公諱鉞姓仇氏字廷威揚州江都人也高祖成洪武初從征有功授揚州衛百戶與倭賊戰没遼海中官其子智廣武衛指揮僉事尋調寧夏前衛與虜戰没公曾祖也祖廉都指揮僉事寧夏副總兵後亦以戰死考諱理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東路自公而上三代皆以公貴贈咸寧侯妣皆侯夫人弘治辛酉公嗣世職虜寇寧夏戰于石溝公爲先鋒身自斬虜一人陞指揮使乙丑虜大入寇公復爲前鋒戰于紅寺斬

行六級陞都指揮僉事正德丁卯遂菴楊公總制三
邊薦公爲遊擊將軍庚午夏寘鐇及寧夏都指揮周
昂何錦丁廣殺守臣作亂將舉兵北向時公駐兵城
外玉泉營同事者多欲遁去獨公曰賊旣爲亂必堅
城守往且不利莫若連結諸鎭徐圖之上策也公曰
不然賊負天地必不久存吾居其中可以計取也遲
以日月限以遠絕大事去矣遂引兵入城至則稱疾
家居悉以所將兵分配昂錦廣三營以示不疑公私
念城中精兵多未可舉事令偵騎一二輩詭言從某
路來有某路兵旦暮且至城下交訊沓報寘鐇果懼

問公計公曰宜遣驍將領兵駐横城堅寨其來道可禦也錦與廣隨將三千騎往横甲疏士空城而出公乃聚妻拏屬室而積薪戒之曰吾以身殉國事之不濟死分也當闔室爲燼勿血賊刃少頃寶鐳使昂來問疾公語曰二兒並遠此賊隻立今幸自歸天贊我矣乃帕首衷甲見之伏兵庭屏間約曰呼者而舉械即坐上斬之持其首號于市曰逆賊伏辜衆能從我乎富貴在須臾迷不悟者族無赦從者以為數遂圍寶鐳府將寶鐳甲上尚在左右公戮其渠殺者數十人號其餘衆曰汝等本皆脅從能釋兵來歸一切不

則悉解散去寘鐇遂就擒城外諸守皆公先已密諭之至是聞之亦縛錦寘于人亂遂定初 朝廷聞變議遣將予即抗議以公爲副總兵又明日聞公去玉泉入城逆瑾集府部臺諫議彼已陷賊矣奈何用之勑當追還予曰不可追也仇逆擊不命而自入豈肯臨而索禍其或因謂從中難之易也使彼聞 上大用之志將益堅反汗何益秖棄良將益敵人耳彼若信有異志何資此 勑邪抑寘鐇果用之而反詞此 命則亦將自疑之矣未浹日果捷至然公効力時實未聞命也 先帝寵嘉之即超拜署都督僉事

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有白金綵幣之　賜諭功
封咸寧伯延于世世錫勳階曰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歲祿一千石賜誥券尋命提督三千
營時河北賊趙鐩等流刼河南聚衆數萬盜竊名字
署置官僚所過州縣殘燒略盡　命公提督軍務佩
平賊將軍印往征之本兵議令公入倒馬關公曰不
然賊渡河而南仇咸寧新成大功威著遠近當入潼
關無何叅將馮禎戰歿于河南賊勢大熾欲長驅向
關中聞公先發至預備十萬馬芻米十萬人糧餽乃
弃而北諸將因以成功公先發振之也山東賊劉七

等爲官軍所敗走湖廣公襲破之於六安追至江南賊舟爲風雨所碎賊棲狼山公分兵斷其歸路衆溺死賊遂平特降　璽書遣行人即軍前勞之晉封成寧侯增歲祿百石勳號加奉天翊衞仍提督三千營官其孫一人寧夏前衞百戶癸酉虜寇宣府大同命公佩平蠻將軍印率京營兵禦之會虜退班師先是公還自江南駐保定即以目告辭前後凡十三疏

先帝好武令新貴諸將入侍禁中公辭不獲則勉強二人後力辭退就第同事有欲渝背以引者公杜門不出飲食不辦羨皆牧者卒亦不能害也久之又

居城外別業伏臘時一還第自奉如在邊城時郊野
剽刧惡少指而相語曰此伉遊擊莊也幸無犯一日
入城有乘其虛升垣挺刃者數十人時公惟一子與
一二部曲侍從室中徐引弓射一人顛再控羽鳴弦
注鏃未脫賊四出逃去曰是果不可犯也今年辛巳
天子入繼大統錄用勳舊言官交薦　詔起公提
督三千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忽以痰疾卒時五月十
日也得年五十有七訃聞　上悼惜之命工部給棺
具治諸葬事禮部諭祭者十有三賻齋糧以石布以
疋計者各五十謚武襄皆異數也公忠義根於天性

沈毅有謀善料敵自從軍至封侯大小數十戰未嘗
挫衂邊人常言仇將軍一出師覊縶者輒三倍利
習其售之多也公持身廉謹遇下有恩未嘗掊尅以
佐私費湖下故有湖田若干頃力役若干人例以分
給守臣公一無所私也其在師中雖奉命許以便宜
誅賞然終不敢妄戮一卒擅動一錢識者謂其得人
臣之體至其辭疾屛居避勢晦迹以全令名則古之
良將何以加焉公元配韓氏陝西都指揮忠之女有
賢行贈夫人先公十七年卒繼張封夫人子男一人
恩孫男三人鬱鳳鵬恩以疾廢鬱世公爵

仇鸞本末　咸寧侯

趙時春

仇鉞鎮原平凉里人先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便發適總兵意遂命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遊擊將軍正德己巳劉瑾擅權遣使者大理周少卿督察撫鎮與陝西侯參議鈞覈寧夏隱没田糧急指揮丁昂何廣等率衆反攻殺周少卿都御史安惟學總兵官等禁錮參議本安化王寘鐇爲主以討瑾爲名鎮守陝西總兵官曹雄聞變促靈州設守備集大兵參將楊　盡收黃河船濟師歸靈州寧夏反者無船不可東鉞自度妻子昌及孫長生皆在寧夏

昌病風不足惜長生六歲桀黠可念長生蓋小字也恐爲反者所屠遂自大覇師師歸反者解甲埀哭以入覲寘鐇卽稱病風丁昂等覘疾就問計鉞曰舉事貴速今不亟舉而束何也昂曰兵懼出而曹雄決河灌城喪其室家也鉞卽謬曰舉大事成人封侯妻姬妃寧憂無室家哉昂曰然則各屠妻子耳軍有詗者頗泄其語又洶洶傳曹雄灌城皆就鉞謀昂廣覘鉞疾無狀頗疑之謂其下曰明日當省鉞鉞不出當入殺之其下以告鉞鉞度衆心動命其僕束甲以執茶盞爲令明日昂廣詣鉞鉞出見昂廣喜庭中語反事

茶出猷酬其僕搏斬昂廣首以號令城中兵皆反正
擒寘鐇破侯条議繫聽其視事時　上命太監張永
都御史楊一淸師師討反者遂以捷聞因劾瑾激變
罪阬戍獄曹雄坐瑾黨誅功獨欽封咸寧伯總兵滅
流賊晉封世襲咸寧侯錢愼事人江彬用事諸將莫
比多及禍錢卒于位以茂之疾也命鸞嗣侯兵部尚
書彭澤爲製名字之曰伯翔齋曰积齋延譽公卿間
居崇文門內蘇州巷儉如京官第丙戌時春登第入
史館讀書歷刑部兵部主事比鄉醵會多與鸞聯席
又就其居謁昌昌必款洽遂談及鎭原平泉事平泉

里近平涼茂以語鸞以爵承總旗揚州籍也惡余泄平泉語而余不悟後總兵兩廣寧夏又爲副將軍從巡承天以忿爭免余又爲宮寮罷歸鸞復召爲河西總兵遂不相聞鸞與曾銑搆獄　上方欲誅夏言遂逮坐銑鸞得釋冀復用上疏復訟銑及都御史楊博御史張雨而謂余主謀余殊未信然衆皆笑其妄庚戌歲鸞復爲大同總兵官大同自梁震後遺陝兵通事頗多鸞遂收用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也與太原伶侯榮咸見變虜逼大同鸞恇懼二變勸之厚賂虜折矢誓不交戰語具錦衣都督陸公柄劾章虜既過大

同遂東犯古北口直冠安定德勝門同事者知其謀
遂促鸞東入衛鸞亦度虜志滿將退故迂道東至通
州所部通事披髮胡服掠京南固安臨朐河以助虜
勢揚言兵部尚書丁汝夔壻為遼陽軍將其兵肆掠
也故汝夔罹極刑都御史王儀督鄉兵禦虜斬獲通
事首鸞劾儀妄殺御史助之罷儀官遂進鸞平虜大
將軍承　制斬副總兵文官三品以下懦不戰者人
皆震畏鸞率諸將徐隨虜出境竟不一戰猶論功加
俸秩太保賜鈒金圖書得密論事趣勢者爭附之始
與輔臣相軋矣既逮搆獄困於財即大受賄賂始於

東華門北燈市前周皇親大第麥太監福莊園備奏用罷軍諸將益張大虜勢謀遏南遷又陝西人多知鸞通虜恐發覺欲矯 上命盡罷之且以虜勢要君引進近畿史道趙錦等斥遠時春翁萬達及兵部尚書王邦瑞然時春業已召至遂授兵部主事贊營務鸞益忌之摧罷 上復命以前職督巡捕軍萬達罷去衆方傾心聽鸞鸞乃與史道倡議與虜市馬以紓患衆或問余余曰此亡宋秦檜策也何足問且官爲平虜大將軍而効牙儈問市職乎主辱臣死庚戌之役辱甚矣時春爲臣子五世受 恩三十載得備一

偏校練五千精兵願爲大將軍前鋒古北口狹鼠闕穴中將勇者勝耳且虜唯恃弓矢今時春操持勁弓大矢敎中國勇士不下虜且問以長鎗大斧拒馬劉信叔所以破兀术也願諸君安坐毋憂貪侈流行耳懦將不足任恐誤 國事遂作責言以諭志辛亥二月時春擢山東按察司統民兵僉事市馬議遂成車駕員外郎楊繼盛陳其不可者十有司承鸞指劾下詔獄遂貶鸞遂令延綏宣大俱開市虜將俺灘阿卜孩知鸞意欲弱 朝廷且納降人蕭芹策以開市爲名盡毀宣大邊墻邊將畏鸞不敢禁自茲宣大無

藩離矣蕭芹結黨謀翻大同左衛城語俺㗡曰吾吮
城城即下那顏騎馬可入城城中人夜覺其謀縛其
黨縣諸剮剮五月二十五日平旦虜騎薄城則遊擊
兵已陳城外山蕭芹叱城城上紲因呼莫芹大駭俺
㗡計沮乃呼諸酋以疲老馬及肉獲不可生者互市
獲段布數十萬疋厭飫南方珍酒果虜益喜恣盜邊
上甚惡之時春以山東兵四千餘騎至通州　上命
屯西直門外新建民兵教場嬲惡其兵盛輒已毀諸
上欲加誅　上不從時春乞守古北口　上命移駐
密雲自是君相縉紳皆疑嬲時春自介騎率甲士鼓

行至于密雲鸞亦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鸞曰姑反
命 上怪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十四日
鸞始出師時屯兵三十二萬騎十八萬鸞不知兵唯
誇虜強盛志在和其出也索列鎮官將饋遺載路
少不滿意則褫甲奪馬或繫斬中軍將其歸亦如之
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馬豆工需各
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十七日歸京師乃奏曰民間
訛言臣率家丁刼殺民兵僉事趙時春嘗爲時春所
敗辱臣臣有應援功其詞失措謬妄傳報四方人皆
笑之十月兵解時春歸山東史道賂俺灘執蕭芹總

督遼薊侍郎何棟執通虜熟夷哈周陳通事歸于京
師鸞及輔臣道棟等論功行賞有差鸞進位太傅壬
子春虜復犯宣大鸞徵陝西兵令戰其家丁先入巢
敗㠘時陳殿得返叅將歐陽安擊之獲二千餘級鸞
反劾二將行軍法上皆原宥衆論益疑鸞通虜之謀
益漏鸞欲嫁禍故屢攻時春且誣成國公朱希忠通
虜　上皆辯明之而是役也夫馬刍揆械復半八月
之役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死鸞與家丁爭納
大同女妓大同人憤怨尤甚兵益不振是歲正月七
月月皆食時春兵復至通鸞諷道民毋舍以兵時春

露次致場結草廬鬱諷趙錦致叅將許寧夜縱火時
春夜除廬結陣警兵北戍密雲鎬又諷叅將劉繼先
妄報虜十三萬犯沽管口撤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
古北口時春納其檄固辭鎬以無從古北口信地不
敢輕棄八月鎬疽發背時考察推近厚金求薦者甚
衆猶力疾奏請而偏詆輔臣諸大臣然厚金者率持
去十四日死　上用少保徐公階某先收制書將印
時義等各散去都督陸炳撿獲各伏辜詳具法司卷
中臣時春贊曰臣伏睹壬子九月　詔書數逆鸞勾
引虜患不容一人幾蹈宋殿轍　聖謨洋洋通于

四海後士咸奮敵愾之志偉矣故掇其隱事遺文著于篇

恭誠伯陶仲文

陶仲文湖廣黃岡人初以吏員爲遼東海州庫大使嘉靖十七年九年滿陞正九品守選會　上求方士有薦仲文者得召入見一歲累遷至神霄保國宣教高士未幾進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眞忠孝秉一眞人領道教事總各宮觀住持知道錄事食正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知道錄事如故我朝開國靖難勳戚內閣五揚吏宰三王皆未有兼總三孤者仲文獨以眞人躋宗伯領三孤云尋又

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弘烈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尚書若故勳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大學士俸尋進支伯俸二十九年四月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禮部尚書兼眞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贊平獄特封爲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石八月內降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効職若鞠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誠玄修雖數爵亦未克酬令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子世恩冒陞尚寶丞隆慶改元遵 世廟遺詔誅術方士會仲文已卒下世恩獄論

死

縉雲伯胡公深神道碑　　宋濂

上天旣革元命　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衢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　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　廟筭出鎭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犖卓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楝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大父諱堂父諱鈺仕元爲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員外府君早歲宦遊京師公

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侍大父公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刻厲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人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徙舟俄傾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園源遂廬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爲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季江淮俶擾蔓延閩浙閩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

寨於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爲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戍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隷諸縣募壯士爲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爲亂棄仗即仍良民矣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溫州戍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寧習公討之道出處州與公語意合帥府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溫城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辨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

者若韋胡為與賊守自取作虀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已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且芯鬼耳儻得復生敢不惟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驩呼之聲載于道路宣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鄱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衆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遂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子弟集義兵擣退之里中惡少年嫉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鄱陽馳

而歸執害先在者盡殲之縉雲之黃郁松陽之白巖
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徒咸爲盜根
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爲
行樞密院判官分院處州旣至假公分院行軍都
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
巖賊懼遂來降縉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酋
周天覺方友元領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
堅守不出未易卽殄滅今敖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
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遊兵入據
其伏匿比賊三面而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

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泉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
徐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濟惟賢兄弟以降先
是　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為石抹公所守
不降歲己亥　今上皇帝遣僉樞密院事胡公大海
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
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
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于公願
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
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
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　上素聞

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由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　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處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　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爲變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爲所據　上遣公復處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郡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勇卒萬餘人諭于衆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衆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

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法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衆乃讋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爲所齧蝕幾盡公即上流比舟爲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爲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廬多爲戍士所據混殽而處公度閑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繇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就里役者恒以

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實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公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爲援建議以爲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柵靡不畢備　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爲城守計暨至城已完　上歎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衆入寇兵號二十萬頓城下城堅不可攻敗績而去　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蘆茨地接閩徼人素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役來寇公愁邏軍深入禽

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爲兵二十年遣誅之盜一旦就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　詔公還師明善繼以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　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　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　上時已即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陛辭　上諭之曰俟閩浙當還汝中書矣福建陳友定擾邊公奉命征

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　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遣兵擊之破其塞柵有定大懇帥銳卒亟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執有定旣得公願禮遇之公具道　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竇融歸漢故事撼之有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于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即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郵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階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絶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

則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橐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馭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為立祠宇祀之昔濂侍　上於白虎殿忽顧問曰胡深何如人濂對曰文武才也　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　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　宸眷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區承　詔鎮處城　皇靈震疊幸已寧謐誓將挈全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奈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

清源伯冀傑

冀傑東安人起卒伍踦難功陞督府僉事出塞征虜有功洪熙時守開平著恩信宣德初進都督恭謹有大節高煦反列侯諸將或持兩端訛言漢王機變不測用兵如神傑獨罵諸言者勿妄言取族滅高煦詐詐無膀略況願逆曲直分明又臨以天威當不日就擒卒贈清源伯諡忠壯妻王氏自殉贈淑人

懷遠伯山雲

山雲初以指揮同都御史王彰修邊自居庸至山海著勞績從長陵出塞力戰功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雲廉勇有謀充征蠻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猺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甚討雲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潯賊斬首二千四百顆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洗毅不溺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淡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屬威嚴

則刻期無敢後先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性鯁敢
言雲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
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湔雲笑曰人言
十萬餽送苟不納彼疑且怒奈何牢曰居官黷貨國
憲甚嚴公不畏朝廷乃畏鄭牢耶雲舉手謝牢曰教
我教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福
雲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謚襄毅初韓觀守廣西
專殺戮遂諸生來迓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推出斬之
雲以英國公殺黃黎將幾致人禍不敢輒殺人人亦
不敢犯

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子王公愷墓誌　　宋濂

洪武戊申春正月　皇帝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例須郵典於是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中王公之殁已七年矣初公之既殁　上詔有司議贈公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　上猶未慊其情至是復仍其階爵進爵為子以寵之公諱愷字用和姓王氏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沈酣

六經諸史闕必欲見之于用爲府史疏讞獄公人服
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即召公至幕府
上方爲元帥命爲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
建業又下京口京口民新附杌隉不安公慰撫之始
定　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
辟公左右司都事公遇事善于彌綸日以爲賢爲先
元戎宿將成衆倚之唯公言是信戊戌秋猫獠兵數
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公馳入其軍諭
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特發
之蘭溪已下僉樞密院事胡大海戍之　上命公與

胡公定議取發親帥師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寄察民
情而眞綏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己亥春王師
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婺而民賦軍
需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左司郎中總
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遊擊軍募保甲翼餘
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
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
藝者聽軍士代耕而爲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
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爲兵置甲首部
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

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間乎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郡將或來侵民公偵知之械而撻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撻一部將而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歎美之開化馬宜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恃砦柵之險叛服靡常公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衆部内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脩惠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于兵公爲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

公亦爲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僞戍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　上令公調解之公善于說辭二人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公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鎭嚴陵　上命公往來任其軍庚子夏六月僞漢寇龍江　上召嚴陵帥葛俊擣廣信以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僞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爲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衢先罹禍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潰一如公言辛丑夏拜胡公

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于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三家充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窺民公逮至于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潛立道撓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廉其罪狀以聞寘于法胡公日治軍旅[illegible]與諸暨為巳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挈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

李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城胡公奪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愼毋信令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畏敗盟而去先是猫猻軍來降胡公分其衆萬餘戍婺州軍衆等相挻爲亂胡公被害公亦及于難當難作時猫師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七日也享年四

十有六　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爲之嗟悼良久親
爲文祭之及返柩金陵　上復率群臣往城南哭奠
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
之原公狀貌麗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
諫　上弗聽公却立戶外既暮猶不去　上出怪問
其故公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公于吏事尤長
據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
周喜爲詩歌於賓客談笑樽俎間更倡迭和情意懽
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配
張氏子三人長文有學行今爲等儀使階承直郎次

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濂為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才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于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于今必躋政府歷臺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于斯不亦悲乎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為賢賓佐及臨患難詈賊而死為忠臣　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

孫伯融炎傳 丹陽

方孝孺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釆燗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奥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怪駭衆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華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將終

勸 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 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 上心 上愈嘉重以爲可用 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已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命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人上既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辟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寨穴獠酋黠蠻狠嘷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

諭民歸順王

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昧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　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當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若不可罷押炎亦下書屬縣徧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冦則率以禦無事罷歸爲農閒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

招致 劉基 章溢 葉琛

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脅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章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劒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答遂邀就見置酒與飲

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略無枝葉基乃深欽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視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　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擒幽空屋中列卒守之脅炎炎始紿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犒鴈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鴈擧卮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殺客）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死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伺其睡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

上嗟悼以某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厄之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閒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卒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